



# 蚡城识前贤

□ 洪忠佩

蚡城山下的街巷，早已模糊了时间的界限。我却无数次遐想，能够穿越时空在蚡城山下与你相遇，或许是在你心心念念的某一条街巷中，或许是在你家祖居院子里的虹井旁，或许是在星江河畔你命名的廉泉边。

我看到的大庙街天空，仿佛是被屋檐撑开的那片明暗分明的光影，如同裁缝师傅的剪刀，吱溜一声剪开了，正好落在斑驳的墙面上。天光是一面镜子，映出了老街房屋墙面的褶皱与缝隙。有的时候，这样的光也被忽略了，就像飘忽的春雨，让青石板的街巷泛起岁月深处的光泽。曾经，我一次次在意象中把你融入，毕竟是我探寻与打开蚡城文化最好的基因密码。

和大庙街的时光能够呼应的，应是街口三棵上了年纪的重木，树干粗壮、挺拔、高耸，叶面宽厚而平展，经年浸染着浓浓的绿意。而我，时常看到的是它落在灵顺庙院墙上或石板街上的树影——寺院的墙体是黄色的，而地上的石板偏青，重木木的树影如同放映，每一次看到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游移、梦幻。与寺院中的桂花树相比，重木木似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它只知道以身高的优势拼命去追赶天空的云朵。

大庙街的街身，北高南低，有缓缓的斜坡，带着弧度，从街口看去，两边的民居如同拉链拉开似的，对称、密集、拥挤。蚡城的由来，是得名于五阜起伏的蚡城山，而城中之所以有一条街称大庙，据说个中的文化渊源除了灵顺庙系五显财神菩萨的祖庭，还有就是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唯独你，是“以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旧时，蚡城建有孔庙与紫阳书院。

不承想，一条街的身世，竟如此有来头，让我陷在地方志里多年。“第自建邑以来，钟间气而笃生朱子，遂使地以人

重，南国之有星江，犹东鲁之有曲阜也。”（《婺源县志》“康熙乙酉志序”）往往，志书是词条式的，记载的轶事很少，我只好常常拐出街口，去保安门、廉泉、虹井、朱排塘、儒学山、蚡城山，还有四柱牌楼下走走，穿越时空去感知你与一座古城的气息。

那是绍兴十九年（1149）初冬的一天，赣浙皖边界的大地上空旷而寂寥。对于第一次走进蚡城的你来说，扑面而来的应是魂牵梦绕的家园景象，还有血脉中流淌的温情。这一年，你才19岁，刚刚进士及第，就迫不及待地从小桥的八闽大地，回到了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家乡——婺源。你知道，如果不是父亲考取功名在福建任职，自己也不会在此地出生。

城南与官街相邻的明道坊荒字1号，也就是如今的南门街虹井之处，便是你家的祖居。至于称“紫阳世家”，应是后来的事了，因为，你字元晦，别称紫阳。你此行主要是回家乡省亲祭祖，以及答谢谢友张敦颐代贖祖田。那是你父亲离开婺源去福建上任时，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将祖田进行典当，以筹措搬家的费用以及路上的盘缠。

而你再一次从闽地回到婺源，已是淳熙三年，即1176年。你回到阔别27年的故里，不仅为县学赠送了自己所写的《文集》《经说》《乡约》《吕氏乡议》等著作，还为藏书阁撰写了《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就是你随门人滕兄弟游历城郊朱排塘时脱口而出的。

我知道，尽管你心中对家乡有太多的念想，却一直受到朝堂与身体的羁绊、困扰；直到古稀之年辞世未能实现还乡的心愿。你去世后，宋度宗赵昀赐祭

源为“文公祠里”。也就是说，从咸淳五年（1269）以后，“文公祠里”成了婺源的代名词。

无疑，是你的儒学成就了蚡城地理与文化的高地。

虽然你是一条通往蚡城历史深处的路径，但我依然很难与你隔着时空进行对话。因为，你是一位集理学大成者，曾“被提到儒学的正宗地位”。还有，理学于我来说称得上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文化领域。后来，当我的工作单位与县图书馆同一楼院，看到馆藏的《四库全书》中，收入你的著作竟有40部之多，我只有对你更为膜拜了。婺源是茶院朱氏的发脉之地，也是直到他1999年辞世，我都是从文公北路去连同拜谒了朱氏一世祖墓后，才读到你所撰写的《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

时常，我在夜晚路过连通大庙街的南门街时，总感觉到虹井的上空有星星的光亮，熟悉、迷离，就像一段尘封的记忆，立即鲜活了起来。上世纪80年代，我蛰居在大庙街与先儒街交汇的阁楼上时，大庙街的南街口正对老百货商店，往街里走，也就只有杂货店、机粉店、接生站。早上的辰光，老街两边的大门“吱吱呀呀”地开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陆陆续续开始忙碌一天的生计。有的人家，粥还在锅里熬着，老人趺出街口买几根油条几个豆腐包回来，粥正好出锅。傍晚，大庙街上多了放学的孩子，跳绳的，踢毽子的，扔沙包的，滚铜钱的，比居民幼儿园还热闹。大人呢，三三两两地回来了，他们像光影一样晃过。偶尔，有人“叮铃铃”地留下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街巷依然是波澜不惊的样子。仿佛，这是一条生活的河流，匍匐在地，自然流淌。

而在这条河中游戏般的，便是住在街巷民居中的人了。

在熟悉的街坊中，有一位老人俨如

隐者，他姓王，身体偏瘦，深居简出，人们都称他润华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每天有那样功课是雷打不动的：一是早上泥炉木炭铜壶烧水泡茶；二是伏案挥毫，写得最多的是你的诗句，比如《春日》《观书有感》《白鹿洞书院》《对月思故山》等等，而落款无一例外是“星江王者”。谁能想象，他是一位严重的类风湿患者，手指畸形，连握筷子都困难。

彼时，我还不知道大庙街9号即是当代茶学家王泽农的故居。粉墙黛瓦，木质的大门，四水归堂的天井，没有院落，与其他民居并无二致，或许从这里开始，让更多人温习到了一杯茶的清香。“人间甘露几时有，婺源鄱山报春晖。”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居居他乡嗜茶的老人，却始终忘不了家乡山水的浸润，还有氤氲的茶香。我读过王先生写的茶书，遗憾的是，直到他1999年辞世，我都没有机会去访问这位老翁。

想来，无论茶学家王泽农，还是书法篆刻家王润华，他们都在你的诗文中找到了共鸣。而“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应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家风，还有更多婺源人世代遵循的生活信条吧。

诗与文，藏着的是一个人的境界与灵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试着去读你的一些诗文了。

时光，是记忆的一种引渡。后来，南门街虹井对面复建了文公庙。我喜欢在学生“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的诵读声中，从文公庙转到老街口，再走进大庙街去探寻感知一座古城的文化源泉与活力。

“古来存圣迹，从此识前贤。”此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你风尘仆仆返乡讲学时梦幻般的景象。而遥想更多的，是你一个人去住异乡的1999年，还有对月思着的故乡。

# 能不忆竹岩？

□ 杨敏

人的幸福，应该在故乡的梦里。而竹岩，这个静静藏在赣浙两省三地交界处的村落，就是我一直魂牵梦绕、深情眷恋的故乡。

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杨姓先祖迁此开基，繁衍生息，至今已逾五百余年。虽历尽沧桑，但她的肌理依然十分清晰：道路、溪流、水塘、屋舍……

时常有人问我：你这个村庄为什么叫竹岩，这个村名有什么典故？我只能讪笑。虽然村名带“竹”携“岩”，村落却鲜有翠竹，也未见有岩。族人存有的家谱，则没有“竹”“岩”对应之物的相关记载，以至于后人无从考究。

竹岩的形，格局独特，充满灵气。村落四周环山，出口两侧分别是狮子山、牛头山，狮子两峰对峙，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绕村而过的沧溪水经此处缓缓流入玉山地域，经信江、鄱阳湖、长江，汇入大海。有传说，假如当初先辈把村落建在下畈那片开阔地上更佳。只因先辈舍不得良田沃土，便把村落辟建在近山高台处，把风水宝地留作农耕之用。他们的抉择虽让人略觉遗憾，好在村落依然得天独厚、钟灵毓秀，充满灵气和文气。

竹岩的山，千姿百态，满目葱茏。大自然催生出茂密的树林，让群峰如黛，四季泛绿，村民居住在这里十分恬静惬意。倘若登上村边山巅，纵横相连的莽莽大山蔚为壮观，突兀矗立在浙地的江郎山也尽收眼中。

竹岩的水，蜿蜒流淌，曼妙灵动。沧溪，犹如一条玉带缠绕村而过，曲曲弯弯，平时水流量不大，却常年不会断流，偶尔发生洪水，溪水也会漫过溪堤，卷过田野，形成“一片汪洋”。由于竹岩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沧溪上每隔数百米便筑有一座水陂，以便于村民引水灌溉田地，当年还能为上两水堰的碾米榨油提供源源的动力。游弋在清澈沧溪里的各色鱼儿，常常引来钓翁在溪边放竿垂钓。记得当年在家时，每当盛夏酷暑季节，村里男人们劳作之后便会跃入沧溪洗却满身的疲惫，碧波桥、西山桥则成为戏水孩童们绝佳的高台跳水平台。每每凝视这山水轻柔相拥的村落，心绪顿时安宁。现如今，溪堤上那成排的樟树枝繁叶茂，有的枝叶已隔河相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竹岩的树，品种繁杂，香樟居多。足以佐证村落历史的伟岸挺拔的龙樟，让过往的人们驻足仰视赞叹，望着盘根错节裸露在外的遒劲根须，仔细辨别她的年轮并讨要与之相关的典故。据说，当年先祖开基筑宅，便对村庄肌理进行了一番梳理剪裁。在大厅门前挖了口塘堰，用所挖之土垒就了一个圳头，并在上面种植起若干樟树。岁月蹉跎，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当年筑就的圳头大部分已被损毁，樟树也只留下根部相互缠绕的这么两棵。孤傲屹立的她们忠于职守，日夜注视着整个村落，对村落数百载的风雨变迁了若指掌默记于心，并静静地庇护着一代代村民。

竹岩的桥，时代久远，坚固耐用。背山而筑的村落，数百年来，人们只有在架设那沧溪之上的两座石拱桥出入。坐落在水口的叫碧波桥，另一座叫西山桥。这两座用麻石条砌成的石拱桥，几乎与村落同龄，春秋不老的她们还能默默承受飞驰而过的汽车。碧波桥头曾建有一座三通的凉亭。有的客人得知两座石拱桥还拥有这般文雅的名字，忍不住会打探起她们的前世今生。伫立在碧波桥或西山桥上，桥下溪水无声流过，远眺西南方那巍峨高耸的彩虹峰、凉伞石，会让人们无尽的遐想。

若说竹岩的山水树桥绘就了一幅天人合一的水墨画，而她的建筑和村落文化也相当厚重。原来，整个村落主要由90年代，依然保留着这些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且富有艺术性的建筑。进得大厅大门，经过天井，在第二进就标有“补弼良佐”，第四进则是“清白堂”。多进恢宏的上头厅、下头厅，其大门分别称作“教义门”“崇礼门”。这些建筑，无论是单幢，还是群体，其气势都十分恢宏，做工也十分精致考究。此外，竹岩有些地名也寓意含蓄，比如铺钱山、金鸡石、梁上金钟……旧时书籍所附地图上，还标有“岩峰别墅”“作霖书舍”“松雪园”等诸多建筑。遗憾的是，这些承载着历史积淀的古建筑已被人为损毁。

“雨石常环守祀典，郎峰永峙保宗祚”，百年老校大门那青石门框上镌刻的这副对联，伴随着世代竹岩人在这片风水宝地上过着和谐而平静的生活。

日月交替，历史的天空矫健地迈入了新时代，现代元素的悄悄渗入，竹岩这个村落的容颜也早已改变，辉煌的沧桑只能成为远去的记忆。虽然浪漫的诗意没有明显的交接，但失却的倒是往日的厚重和别致的韵味，不免会在我的内心深处发出些许陌生和失落感。

如今，村落中的大路小巷也由当初的鹅卵石路面变成水泥或沥青路面。幢幢楼房不仅外观漂亮，屋内装修陈设与城里也没多大区别，有的房前还种满了鲜花和绿植，房前屋后小汽车停得满满当当。碧波桥、西山桥之间的溪堤变成了游步道，翻起了护栏，装起了路灯。历经多载的清洁乡村行动，让村民告别了陋习，养成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猪圈、牛栏、旱厕早已销声匿迹，家家户户建有水冲厕所，还在不同区位建了三座公共厕所。村民家门口置放有黄蓝两色的垃圾桶，且对垃圾实施分类投放。以街为市的历史已被新建成的农贸市场划上了句号。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集聚了财富，构筑起村落一幅新的画卷。“全省精品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诸多头衔，亦充分印证了她所具有的现代生机与活力。

乡愁正浓，乡思正长，晚风送华年。正是心中无法关闭对故乡的眷恋，永远忘不了她的俊俏模样，读她N遍也不厌倦，悠闲、无念的我选择了重回故乡安养晚年，在感受她那无尽温暖的同时，也为她能越来越美丽而不停地忙碌……



第 2228 期 邮箱: cui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 心香一瓣

# 春天期待的事

□ 章铜胜

春天里，人们的期待总是很多，既便在疫情之下，我们仍然会有许多“贪婪”的想法。

早春，期待去野外放一回风筝，和家人一起，或是和朋友一道。这种想法大概是受清朝诗人高鼎的影响，他在《村居》一诗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风筝御风而起，我们飞奔追逐，比谁的风筝飞得更高。此时，风筝牵引的，是我们在春天里想飞的心情。

喝茶，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爱茶者众，茶就有了众生相。杜甫喜欢“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周作人则爱与二三友人，聚于瓦屋纸窗之下，细品茶味的清苦；钱锺书喜欢喝的红茶，是一种混合的复杂味道，是杨绛说的“滇红取其苦，湖红取其香，祁红取其色”，我们喝的茶，可能只是一种口味上的习惯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在春天，于茶山的茶亭里，或是在茶香四溢的茶农家，沏一壶新茶，细细品味。茶香茶味，在春风中袅袅升腾，冲淡了生活中的几许烦恼。

期待着去踏青，采挖野菜，尝尝春天的味道。汪曾祺在《野菜》一文中写道：“春天来了，是挖野菜的时候了。踏青挑菜，是最好的风俗。”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也写了家乡绍兴的荠菜、黄花麦果、草紫等多种野菜，读来饶有趣味。我家在长江南岸，江边和江心的沙洲上，有野生的茼蒿、水芹、芦芽等；东南部的丘陵地带，野外有春笋、小竹笋、蕨菜之类；田地里的马兰、荠菜、野小蒜之类的更多。应季的野菜一上市，可以在市场买一点，那些都是近郊的农民采来售卖的。也可以抽空去郊外，自己去采，花不了多少时间，便能收获满满。

野生的茼蒿、水芹、芦芽都可素炒，有种自然的清香。茼蒿也可与咸肉同炒，肉的咸香与茼蒿的清香，是相得益彰的。各种笋的吃法大致相同，我最喜欢的是用切片的鲜笋与咸肉同炒，笋片吸收了咸肉的重油，咸肉则去了油腻感，两样食材，取它物之短为己所用，又扬了它物之长，此菜堪称君子菜。马兰、荠菜可凉拌，也可做馅。小蒜的香味重一些，素炒、凉拌都不大适宜，不吃又觉得可惜，家乡的做法是将小蒜焯水切段，与米粉拌和，做成米粉粑粑。那是可以记住的家乡春天的味道。

除了看与品外，也很期待听听春天的声音。春风春雨，是听到的春天，风声轻柔，鸟声欢悦。春天的雨很细，细到悄无声息，有时在草木之上，只是沙沙的轻响。春雨轻柔，经不起它绵绵地下，不觉汇聚成溪成流，涓涓而下，于是，溪流中清澈悦耳的水声传入耳际。春天最好听的，还是人们喜悦喧闹的声音，听来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有烟火气。

春风细、春雨柔、春花开、春叶新、春水生、春山绿……我们一定会很快战胜疫情，不辜负每一个春天。

## 用笔行走

# 桃花潭水深千尺

□ 宋海峰

三月的皖南，山水温软。被一首传诵千百年的诗篇牵引，我来到古镇桃花潭。

徜徉在桃花潭边，映入眼帘的是层峦叠嶂，峭壁上爬满青藤，映山红一簇簇点缀在满山遍野的翠绿中。江边的杨柳早已拖着柔媚的长条，在潭边悠悠地飘动；大大小小的鸟儿，煞是好看，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能看着它们飞来飞去地歌唱。潭畔，有老诗人在吊古，有青年男女在游春。有的吹箫唱曲，有的垂钓弹竿，那份闲适与别处似乎相似，却又分明不同。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行走在古镇那条狭窄悠长的老街上，踏着一块块光滑的石板、鹅卵石，目光匆匆掠过斑驳的高墙，有一种梦回唐朝的感觉。想来，李白与汪伦的千古佳话发生在这片浸透深厚人文的土地上，是人生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凝眸远望，临潭一面的楼檐下方，高悬着一块“踏歌古岸”的匾额。古老优雅的“踏歌岸阁”为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骑街而建。底层中间为走道，向东通向翟村老街，向西跨过一座半圆的门洞，有石阶直达桃花潭岸边。

登上阁楼，眼前豁然开朗，心也随之飞翔。清清的青弋江从脚下流过，犹如一条闪亮的绿丝带系在古镇的腰上。桃花潭镇被青弋江一分为二，东岸以翟姓为主的翟村，古称南阳镇；西岸以万姓为主的万村，而桃花潭好比一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这条丝带上。远望，潭面水光潋滟，碧波荡漾。遥望对岸高高的垒王墩和石墩，怪石耸立，绿树葱茏，“怀仙阁”飞檐危楼隐约其中，似蓬莱仙境。

跨过景区入口的小桥，建于乾隆年间的文昌阁掩映在柳丛中，重檐飞角，气宇轩昂。向前行数百步，一座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建筑，门楣上高悬着“中华第一祠”的匾额，祠前的石柱、抱鼓石和石狮，仿佛是在向我述说着当年李白与汪伦的那段深情。

翻开岁月里潮湿的书页，李白在桃花潭留下的千古绝唱的背后，还有一段传至今日的动人故事。生性豪爽、喜欢结交名士的泾县县令汪伦，对李白的诗风人品极为仰慕，生平最大的心愿就是与李白对酒吟诗，一睹诗仙斗酒诗百篇的潇洒风采。

天宝14年（公元755年），听说李白来到宣城，汪伦很高兴，当即修书一封，诚邀李白来桃花潭游玩，李白欣然溯江而来……这段佳话被清人袁枚记录在《随园诗话》里：“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

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虽说被汪伦“忽悠”了一把，但诗仙却畅然大笑，毫无责怪之意。二人相见恨晚，终成莫逆之交。

那首《赠汪伦》，我不知吟诵过多少遍，总以为桃花潭是一方池塘、一泓碧水，万万没想到桃花潭是青弋江流经此地时，在一座峭壁下，汇成的一汪深潭。

上了岸，我和导游沿着山路拾级而上，爬到山顶的“怀仙阁”，她介绍，这就是传说中李白与汪伦喝酒吟诗的地方。倚窗往下望，李白与汪伦的雕像进入眼帘。李白手举酒杯，对着蓝天，仿佛正在对酒吟诗；汪伦坐在石头上，凝神倾听着李白的杰作。

风中有酒香，雨中有酒香，青弋江的流水中亦有酒香，桃花潭那墨色的嶙峋崖岸上也久久地记下了那千年的往事。在一截深巷中，寻到了万家酒店。不见当日那酒炉，不见当年黄色的牙边小酒旗，只见酒店门前那被人踩踏而成的大坑，似在向人们诉说千年前的往事。此时，我仿佛闻到了万家酒店飘出来的“桃花梦”酒香，我仿佛看见了李白与汪伦对酒当歌、谈笑风生的画面。

酒能酣畅肝胆，亦可消解郁闷。我想，豪放不羁、风流倜傥的李白，在山水灵秀、烟雨江南的桃花潭，是否像在长安城那样，酩酊而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少年时就有“俯身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这傲视权贵的气度，叫杨国忠为他研磨，让高力士为他脱靴，谁人敢为之？李白，也唯有李白！

可此时的李白老矣，他胸中的豪情已被岁月磨蚀殆尽，化作了寥落和惆怅。此时，他渴望人间真情，渴望融入平常人家烟火。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心情晦暗之际，在皖南的桃花潭，在青弋江畔，他遇见了汪伦，找到了知己，所以他才真实地体味了桃花潭和汪伦对于他的比桃花潭水更深的真情。

眼前的桃花潭流淌的是千古的情、醇香的酒。在一千多年前那个桃花盛开的暮春，就在此处，一场旷世的送别，被人们传颂至今。

斜日西坠，残阳照水，桃花潭渐渐被笼罩在苍茫的暮色里，水面澄碧的静影慢慢消融，而远处村庄的上空飘散出温暖的炊烟，这让人油然想起晚归的牧童、牛背上的笛声……

此时的桃花潭是一首闲适的诗。畅想着晨曦暮霭、朝晖夕阴里的桃花潭，眼前自然飘洒下多情的雨丝。我由凝思进入幻境，将自己化成汪伦、李白，或岸上，或舟中，送人或被人送着，一样的难分难舍，别情依依。

桃花潭是醉人的画，桃花潭是隽永的诗。